

初观《击鼓骂曹》，震撼之余，有个疑问——祢衡方二十有四，为何是由老生应工，而非小生？不久即知，原来京戏的扮相大可以无关乎人的年纪。孔明比周瑜小六岁，戴黑髯口，而后者倒是下巴光洁的小生。小生当然足以演得出祢衡的狂傲怪诞，却很难演得出祢衡的郁结愤懑，如果看戏的印象仅停留于前者，观众很可能无法真正体验戏的魅力，反而会加深祢衡是个狂人的误解。

祢衡是不是关心的狂人，可从他最初拒绝曹操邀请的托词得知。据《后汉书》载，他“自称狂病，不肯往”。一个真正的狂人，是不会自称患了狂病的。读《鹦鹉赋》，章法规范而缜密，词句华丽而允当，全搭不上一个狂字。确有不少狂人记性很强，但他们所忆极少且极重复，而祢衡不但强记更是博闻，照孔融的话说，是“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，耳所警闻，不忘于心”。像孔融这样的大儒，出言不会过于虚妄，就算

## 遗恨问为谁啼

胡晓军

《后汉书》“少有才辩，而尚气刚傲，好矫时慢物”的话，更为平实。这种情形既为昏暗的时代造成，更是闪耀的年华使然。从少年到青年，正是人生中最空一切的时段。只是绝大多数的人，很快会在或明或暗、时明时暗的生存环境下改变了自己，收拾起少年心性，打叠起成人仪表，如同以老生的扮相来演小生。祢衡不然，他始终没戴上那副黑髯口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，难怪他将自己的知交孔融、杨修唤作“大儿”、“小儿”了——原来那是出言不会过于虚妄，就算



申城市郊，古镇不少。然而，有的古镇，经过多年大拆大建“改造”，商业气氛过浓、自然景观蜕变为人文景观，古镇不古，令游客吐槽。而当你来到罗店古镇，古朴典雅，古镇河道两侧古民居绵延铺展、街巷密集，呈现着600多年以来典型的水乡人家的独特的生活形态，是罗店原住民生活的真实画卷。

冬日的一天，走进古镇亭前街，沿着石条铺就、幽深狭窄的街巷一路走来，两侧皆是古色古香的两三层砖木结构建筑，青砖小瓦，花格落地移门窗，飞檐翘角，错落有致。这里的老字号商铺林立，商品琳琅满目，白铁店、小农具门市部、手工编织、布店、膏贴店、刻章店、钟表店、酒坊……无不散发着古镇繁华淳朴的魅力。

石拱桥是江南水乡特有的古迹。罗店古镇现存三座石拱古桥，分别是大通桥、丰德桥和来龙桥，历经岁月沧桑，见证了古镇的前世今生。位于亭前街的大通桥又名大石桥，始建于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雍正八年（1731年）重建，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。该桥南北走向，跨老练祁河南并交汇处，桥长18米，高7米，宽4.5米。该桥为半圆环石拱桥，旧有亭子，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古亭子桥，也是宝山境内最古老的桥梁。站在高高的石拱桥上一眼望去，河水清澈，碧波荡漾，两岸的传统民居、亭台楼阁、廊棚美入画，整齐排列，蜿蜒伸展，形成了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一派诗情画意的江南景色。

这里的街面洁净如洗，行走其上，无喧无忧，恍若回到古时，令人遐想无限。这里的厕所绿植装饰，排风换气，清新舒适，美观整洁，在2019年度荣获上海市最美厕所称号。

罗店古镇位于长江口南岸，上海市北部，宝山区西北隅，原系海洋边缘冲积平原地，南与顾村镇为邻，东与宝钢、月浦相依，西与嘉定区相连，北与宝山工业园区、罗泾镇相接，镇域面积44.19平方公里。水陆交通发达，经济繁荣。罗店古镇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，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早在明万历年间，罗店已是一个物产丰富、商贸辐辏的商业大镇，到了清康熙年间，棉花、棉布交易兴隆，故有金罗店之称。

古镇有着众多的历史古迹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完整地保存着庭院深深、宅院相连的江南水乡古镇风貌。那狭窄的街巷、古老的民居，沿街商店生意兴隆，一路走来，人流如织，仿佛置身于历史现代相互交映的长廊之中，感悟着它的悠远与时尚。

因爱煞而言过其实，那将此话打个七折，祢衡亦足以当得人中翘楚。孔融又称祢衡“见善若惊，疾恶如仇”，我想对祢衡来说，善者极鲜而恶者太多，以至于不见其“惊”而只见其“疾”了。比较而言，

小的孩子”的意思。

在这个孩子眼里，曹操的宏勋伟绩根本不值一提，李白诗云：“魏帝营八极，蚁观一祢衡。”此句掉个头说，也是一样。祢衡不仅蚁观曹公，还把他手下全数骂了一通，说荀彧可使吊丧问疾，荀攸可使看坟守墓，程昱可使关门闭户，郭嘉可使白思念赋，张辽可使击鼓鸣金，许褚可使牧牛放马……难得每句刻薄言语，都与各人出身有关，可见祢衡本事。他更专找人的痛处下口，比如称损了一目的夏侯惇为“完体将军”，呼生性吝啬的曹子孝为“要钱太守”。曹操怒问“汝有何能”，祢衡泰然作答：“天文地理无一不通，三教九流无所不晓，上可以致君为尧舜，下可以配德于孔颜。岂与俗子共论乎！”

曹操若能通过这场嘴仗了解祢衡的厉害，也就不会命他在省厅宴上当众击鼓了，本意是借机羞辱、扳回一城，不料是提供平台、讨骂千般。《后汉书》写祢衡“渔阳参挝”，“声节悲壮，听者莫不感慨”，又蹀躞而行至曹操跟前，裸身缓缓更衣，虽无言语，已是轻慢至极。《三国演义》嫌不过瘾，写他大骂曹贼，京戏又将他的骂声谱成了唱腔。正是——

森森曹相府，省厅宴侧，有鼓吏扬眉。起渔船激越，奋臂掺挝，四座尽嘘唏。名儒猛将，睥睨处、杂感

## 诗三首

华振鹤

### 冬至

年来无事不随人，枯坐寒斋自在身。  
佳节又迎微雨夜，卧中际会一阳生。

### 杂感

日涉小园百事消，万千过往皆秋毫。  
雪泥留迹飞鸿去，也算人间走一遭。

### 题自摄《高楼晚眺》

风光最是夕阳斜，淡淡霏烟衬落霞。  
红染远天妆大地，晚晖现处自无华。

唐人诗意图  
王羲之  
中国画

顿作顽泥。嗤汉  
贼、谁清谁浊，  
惟道破方知。  
(调寄《渡江  
云》，上阙)

不过，说到祢衡的出身与家世，不但史书语焉不详，就连《世说新语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之类也未明言。当某人被认为是个狂人时，他的来历往往会被模糊不清，比如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又如德国人君特·格拉斯的小说《铁皮鼓》，书中那位拒绝长大的孩子奥斯卡，同样来得莫名其妙。有人研究，这暗示着作家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正当与否、纯净与否的怀疑。

巧的是，祢衡和奥斯卡都极敏锐，祢衡言语似刀，能剖开他人无法启齿的事情；奥斯卡眼目如电，能察到大人极力掩饰的东西。更巧的是，祢衡和奥斯卡都击鼓，祢衡一边击鼓，一边高声痛骂；奥斯卡或是击鼓、或是厉声尖叫。有人研究，《铁皮鼓》是一部纯然的象征小说，其人物概有所指，比如奥斯卡是知识分子的象征，而他的铁皮鼓则是正义、道德和尊严的化身。当有人试图夺走他的铁皮鼓，他就会用尖叫去震碎他们的眼镜、酒杯和窗玻璃，迫使他们还回鼓来……不过奥斯卡无法抵挡女色的诱惑与表演的欲望，于是招来了更多的痛苦。祢衡虽先推脱，终于还是去了丞相府上、然后去了刘表幕下、最后去了黄祖帐中，落了个悲惨的结局。正是——

悲兮。如刀利舌，似  
玉天肌，甚飘零如纸。江  
夏口、凄清一叶，跌落丹  
墀。当春还发萋萋草，又



见得、鹦鹉飞回。  
遗恨处，  
见得、鹦鹉飞回。  
遗恨处，  
见得、鹦鹉飞回。  
遗恨处，  
见得、鹦鹉飞回。  
遗恨处，

最巧的是，祢衡和奥斯卡都身处道德堕落、人性沦丧之时。此时的知识分子，若不戴上大大小小、黑黑白白的髯口，恐都会遇到相似的境遇与命运，还是李白那首诗中所说：“才高竟何施，寡识冒天刑。”李白作此诗时，正在遇赦之后从流放地夜郎回家的路上。

可惜，若祢衡也像奥斯卡那样实无其人，就再巧也没有了。

祢衡死后，凭吊他的诗文不计其数，犹如鹦鹉翩翩，来寻芳草萋萋。比如李商隐“欲问渔阳掺，时无正平”，又如皮日休“如何共是忘形者，不见渔阳掺一场”。让诗人如此用情逞才的，除对祢衡的崇仰与惋惜外，更有类似观赏《击鼓骂曹》的心态。京戏让祢衡戴上了髯口，却让祢衡道尽了所有。

人们爱戏子，但他们多不愿当个戏子。人们爱狂人，但他们绝不愿当个狂人。

吴少华先生的又一言论集《流岁无尘》要付梓了，我应邀为他的这本新著作序。可喜可贺。

吴少华先生是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创始会长。记得2016年12月9日，在上海市收藏协会30周年庆典大会上，我在致辞发言中讲道：上海市收藏协会成立于1986年6月，是我国第一家省市级收藏组织，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创举。30年来，这个社会组织秉承了“欣赏、求知、联谊、创造”的宗旨。30年前，正是我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时，成立了这个收藏组织。这些年来，我目睹了上海市收藏协会从弱小到壮大的历程。一路耕耘，一路奉献，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个社会组织所肩负的担当与职责，为我们的时代增添了亮丽的一笔。

与吴少华先生前一本序跋集《抛砖引玉》一样，《流岁无尘》这本书也并非新作，而是他30多年来写下的寄语言论的汇编。这些寄语文章，都是吴少华作为一个海派收藏掌门人，为民间收藏的发展而留下的文字。岁月无情，初心无尘，吴少华先生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，这些一路走来的言论，都是他不断攀登与跋涉的见证，可以说是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前行的足迹，一路走来，给人一种别样的情怀。

选进《流岁无尘》中的寄语言论，没有长篇大论，也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更没有刻板的程式。很质朴，也很简约，大多是千字文的篇幅。但正是这些千字短文，与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发展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。这个协会有份叫《上海收藏家》的会刊，从最初的双月刊油印发展到现在的8个版面的月刊，据说每月的印量都要超万，很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。作为这份会刊的主编，吴少华先生每月都要撰写一篇编辑部专论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也成为《上海收藏家》会刊的一大看点。《流岁无尘》中的不少文章，就选自《上海收藏家》会刊的专论。

回过头来，在这流岁的背后，是吴少华先生为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孜孜用心。例如协会一周年时的《国泰民安，收藏兴旺》，两周年时的《春风又绿江南岸》，三周年时的《而今迈步从头越》，四周年时的《马不停蹄迎羊年》，五周年时的《不到长城非好汉》。其后的十周年的《塑造半壁江山风采》，十五周年的《重振半壁雄风，塑造海派收藏》等。这种年复一年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为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发展，留下了铿锵有力的旋律。

当然，选入《流岁无尘》中的言论，更多的是涉及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民间收藏发展的变化。例如在中国收藏家协会1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，上海市收藏协会20周年庆典大会的致辞与在上海收藏希望小学竣工典礼上的讲话等，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国泰民安收藏兴的时代风采，同时也显示出这位海派收藏领路人的不同凡响的情怀。国泰民安，收藏兴旺。这种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，还体现在藏宝于民的盛世状况，这一点也能从吴少华先生的文章中读到，他对民间收藏家寄予热情的鼓励，让人过目难忘，更彰显了这位收藏领路人的前进的理想。

《流岁无尘》一路过来，用最朴实的语言来阐述当代民间收藏的哲理，这种收藏哲理是昨天的，也是启迪未来的。

谨此为序。

（本文为《流岁无尘》序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刘振元

流岁无尘述情怀

序跋  
精粹

然的感受，才有如此虔诚的敬畏之心……

曾听到不少朋友抱怨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大本营，看到的却是被云雾遮蔽的珠穆朗玛峰，遗憾之极。其实，当地有他们的经验之谈：只要不是雨天，看珠峰的最佳时间在上午的9到10点之间。早了或是晚了，云幔被遮住了圣山的真容。我不停地拍照，企盼着把一生中第一次目睹的圣景拍下来，可是，又哪里进了相框啊。看到站在山头的藏族汉子在卖彩色经幡，赶紧把保佑亲友平安健康的祈福一一写在上面，挂在天边。

天啊，平生第一次在离天最近的珠穆朗玛峰留下了我对亲友的祝福，我深信圣灵会听见和看见我由衷的祈祷。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跪在雪地上，面向圣山张开双臂……

十日谈

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‘清福’。”

## 走近天边

章慧敏

我深信人的一生会有许多际遇与缘有关，就如那年8月我进入西藏，更确切地说，平生第一次走近“天边”，踏上了海拔5240米的珠峰大本营。数年过去，这段记忆不仅没有淡忘，还不时地拨动着我的心弦，难以忘情。

清晨5点半，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把我们震醒，随后有人在门外喊：“起床了！”窗外一阵漆黑，我的第一个动作是开灯，却按不亮床头灯。借着手机的光亮出门问询，回答是停电了！

定日地处珠峰脚下，海拔4000多米，是去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。说实话，到了西藏后，一说海拔，就联想到高原反应，成了我的心理阴影。为了抵御“高反”，赴藏前我吃了十来天的“红景天”，到来却是队伍中第一个中招的。

车子在发动，我们抓紧时间在出发前吞下2粒“高原康”，预防一路上卷土重来的高原反应。

吉普车在“搓板路”上跳跃，海拔越来越高，已接近5000米了。奇了，队伍中没一个人有头痛呕吐不舒服，相反的还特别兴奋。大家说说话儿，3个多小时的路程并不觉得劳累。就要去瞻仰圣山了，每个人都激动着呢。车子颠簸在石子路上，接近大本营时我看到了透明的溪水。无疑，这是珠穆朗玛峰上的雪水融化后形成的溪流，我还看见沿途连绵的帐篷旅馆，它们是供隔天赶来的游人住宿的。

到了，终于到了！当汽车在珠峰山脚下停稳，我们迫不及待地从吉普车里跨出脚步，人人都急切地迎向圣山。急得领队再三关照，不能超过一小时逗留。5240米，普通人的极限，若流连忘返的话有可能因缺氧而昏倒。

我感觉云雾缭绕的珠峰离我竟然这么近，似乎伸手就能触碰到它的身体。只有身在其中才有走近天边的激动，才有融入大自